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四

聖主及後世書其德於御製紀綱北湖集卷地方軍務輯要等書

宋紀一百十四

起明建攝提格七月
盡十二月凡六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紹興四年

金天會
十二年

秋七月戊申朔吏部尚書兼侍講胡

松年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徽猷閣待制知

臨安府梁汝嘉試尚書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 己酉

龍圖閣學士知鎮江府沈與求復爲吏部尚書 建昌

軍亂殺知軍事左朝請郎劉滂建昌兵素驕邀取無藝

滂以法裁之及是市肆聚博羣卒掠取不從遂毀撤其肆毆傷其人滂杖而責償之眾憤兵馬監押沈敦智以俸緡代償且以言激眾軍士修達饒青等相與作亂殺滂及其家通判軍事張械判官趙不停皆死賊遂脅寓居左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官張義叔權軍事盡刺彊壯爲兵欲縱掠傍郡義叔諭止之乃嬰城自守滂東陽人嘗爲太常博士用近臣詹義汪藻李公彥薦守建昌軍及是遇害 癸丑水賊楊欽攻鼎州杜木寨破之時折彥質自湖南報制置使王玘以爲賊三不可招玘乃遣兵踐其禾稼賊乘大水攻寨破之中訓郎鼎州遊奕

將許簽爲所殺官軍死者不可勝數賊愈增氣 乙卯
祠部員外郎范同言師克在和大抵剛果豪健之士以
氣相高始由小嫌寢成大釁然古之賢將急公家棄私
讐捨怨忘憤終成令名者蓋不乏人陛下拔用才傑禮
遇勲賢備極榮寵固將憑藉忠力掃除腥穢一清寰宇
恢復祖宗之業而道途竊議以爲將帥忌輯睦之義記
纖介之怨或享高位而忌嫉軋已或恃勲勞而排抑新
進審如是它日必有重貽聖慮者欲望明示至意及其
細微易於改圖使之視春秋諸卿以爲戒追漢唐名將
而踵其跡豈惟社稷是賴而勲名寵位尤享始終亦陛

下保全之德也詔剗與諸將帥先是劉光世韓世忠久不叶而岳飛自列校拔起頗爲世忠與張俊所忌故同及之甲子江西安復等州制置使岳飛復鄧州時李成旣遁去與金齊合兵屯鄧州之西北飛遣統制官王貴出光化張憲出橫林前二日至城下成兵來戰統制官董先出奇要擊大敗之成黨高仲入城據守將士蟻附而上遂克之飛移屯德安府丙寅神武右軍統領官趙詳等引兵入建昌軍執叛兵誅之先是朝廷命詳自虔州進兵而江西制置使胡世將亦遣左朝請大夫本司參議官侯懋中軍統領官邱贊與之會前一日懋

等至城下權軍事左中大夫張義叔遣叛兵劉淨等就招翼日軍中脅從者六百餘人解甲出城其首謀猶不出慙等縱兵入城賊敗走追殺五百餘人時降者尙懷反側慙盡誅之旣而義叔待罪於朝士民言其有撫定之勞乃詔放罪於是叛兵所掠金帛子女多爲慙所取而去 辛未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給事中孫近使金國還入見初誼等至雲中與都元帥宗翰右監軍希尹論事不少屈金人諭令亟還誼等曰萬里銜命兼迎兩官必須得請乃令金吾衛上將軍蕭慶受書初誼等之行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互有可否獨畫疆

一事未定而宗翰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駐軍馬蓋
欲畫疆以益劉豫也誼等還至睢陽爲豫所畱以計得
免帝嘉勞久之 乙亥龍圖閣學士樞密都承旨章誼
試刑部尙書給事中孫近試尙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
院 執政進呈趙詳已平建昌叛兵帝曰官兵旣入城
寧免玉石俱焚趙鼎進曰未必敢肆殺戮恐須劫掠耳
帝愀然不悅曰斯民無辜遽遭此禍其令有司優恤之
丁丑劉豫聞岳飛復襄陽遣使乞師於金主以求入
寇金主以方遣韓肖胄章誼來聘未可起兵齊奉儀郎
羅誘上南征議於豫豫大悅以誘爲行軍謀主 是月

豫調登萊沂密海五郡軍民之兵二萬人屯密之膠西縣集民間之舟大小五百裝爲戰艦以其閤門宣贊舍人知密州劉某充都統領叛將徐文爲前軍聲言欲襲定海縣 八月戊寅朔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入見帝云以史事召卿兩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若此時更不修定異時何以得本末冲因論熙寧創制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不可不深究而詳論帝云如何對曰臣聞萬世無弊者道也隨時損益者事也祖宗之法誠有弊處但當補緝不可變更仁宗時大臣如呂夷簡之徒持之甚堅范仲淹等初不然

之議論不合遂攻夷簡仲淹坐此遷謫及仲淹執政猶欲伸前志久而自知其不可行遂已王安石自任已見盡變祖宗法度上誤神宗天下之亂實兆於此帝曰極是朕最愛元祐帝又論史事沖對先臣修神宗實錄大意止是盡書王安石過失以明非神宗之意其後蔡卞怨書其妻父事遂言哲宗紹述神宗其實乃蔡卞紹述王安石也至哲宗實錄亦聞盡出姦臣私意帝曰皆是私意沖對未論其它當先明宣仁聖烈誣謗帝曰正當辨此事本朝母后皆賢前世莫及道君皇帝聖性高明乃爲蔡京等所悞當時蔡京外引小人內結閹官作奇

伎淫巧以惑上心所謂逢君之惡冲對道君皇帝止緣
京等以紹述二字劫持不得已而從之帝曰人君之志
不在如此當以安社稷爲孝之大帝又論王安石之姦
曰至今猶有說安石是者近日有人要行安石法度不
知人情何故直至如此冲對曰咎程頤嘗問臣安石爲
害於天下者何事臣對以新法頤曰不然新法之爲害
未爲甚有一人能改之卽已矣安石心術不正爲最大
蓋已壞天下人心術將不可變臣初未以爲然其後乃
知安石順其利欲之心使人迷其常性久而不知自此
所謂壞天下人心術帝曰安石至今豈可尙存王爵

庚辰御札參知政事趙鼎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
置使 戊子趙鼎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先是鼎因
奏事言臣今於所行與吳玠爲同事或當節制之邪帝
悟故有是命 己丑趙鼎開都督府治事鼎奏以祕書
省正字楊晨樞密院編修霍蠡太府寺丞王良存竝充
幹辦公事從之 辛卯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廣東循
惠韶連數州與郴虔接壤自鄰國深入殘破無餘今則
郴寇未殘韶連疲於守禦而廣州之觀音惠州之河源
循州之興寧千百爲羣緋綠異服橫行肆掠以猘爲彊
吳錫旣還湖南韓京素稱怯弱海荒迴遠奏報稽時臣

聞朝廷遣趙詳一軍招捕虔寇因降德音開其自新之路廣東與虔犬牙錯境今號魁首多是虔人願推廣於天恩以撫綏於遐域令祥與京相爲聲援諭虔守與廣東帥審處事宜得強梗而必誅貸脅從而罔治乘此軍力悉務討平仍嚴養寇之刑雖去官不宥大革相聚之弊每先事而圖非惟良民不陷於非辜庶幾陛下得行於仁政從之 乙未左宣教郎守尙書吏部員外部魏良臣爲左朝散郎充大金國軍前奉表通問使武德郎閻門宣贊舍人王繪爲武顯大夫副之仍命良臣假工部侍郎繪假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 詔以餘杭縣南

上下湖地置孳生牧馬監命臨安府守臣兼提舉每馬五百匹爲一監牡一而牝四之歲產駒三分斃二上下皆有賞罰 丙申詔追王安石舒王告 己亥虔州興國縣南木寨周十隆等千六百人奉德音出降江西制置司統領官毛佐王贊趙恕往受之未成官軍掠其婦女十隆懼復與其徒奔突水南而去遂掠汀循諸州 辛丑給事中唐煇試尙書禮部侍郎仍兼侍郎讀講 壬寅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荆南制置使岳飛爲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先是神武前軍統制王夔在湖北連年不能討賊會岳飛復襄陽賞

功樞密院因言楊太等作過日久先因張浚奏乞招安
特與放罪許令出首而遷延累月終無悔心理難容貸
璦出師踰歲不能成功與潭鼎帥守每事忿爭不務協
心致一方受弊乃詔專委飛指畫討捕仍令知鼎州程
昌寓自上流進兵湖南制置大使司遣馬準步諒兩軍
聽昌寓節制荆南鎮撫使解潛亦遣兵船約期進討命
璦將所部還江州飛時年三十二自渡江後諸將建節
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戶部侍郎兼權臨安府梁汝嘉
奏明堂行禮殿成乞提領官以次推賞帝曰朕愛惜名
器以待戰士土木之功豈當轉官但可等第支賞耳

九月丁未朔直徽猷閣主管臨安府洞霄宮富謨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應副岳飛大軍錢糧 已酉左中奉大夫知開州耿自求爲川陝荆襄都督府隨軍轉運副使趙鼎所辟也 荆南制置司統制官王槩以所部叛於鼎州之城外西奔桃源縣庚戌縣寨統制官李皋遣小將龔亨率鄉兵擊敗之制置使王夔遣兵追至桃源而槩已死乃責皋收取敗兵器甲梟復責亨亨亦隨叛會變間罷命而知鼎州程昌寓念亨屢充選鋒勇而敢職作手書招之亨卽復歸於是知鄂州程千秋遣準備使喚李寶入周倫寨招安以歸詔以寶爲進義副尉昌寓

又乞選辰沅靖州峒丁牌弩手三百人相兼使喚從之
庚申命象州防禦使士街朝享太廟神主於温州

辛酉合祀天地於明堂起復尙書右僕射朱勝非爲大
禮使惟不入殿門它職如故初紹興宗祀止設天地祖
宗四位至是始設從祀神位四百四十三用祭器七千
五百七十一祭歌樂四十祭服六十三玉十犢四羊豕
各二十有二分獻官五十八奉禮郎四樂舞工共二百
八十七而五帝神州地祇帝不親獻用崇寧禮也始議
設從祀諸神七百十一位會議者請裁省而禮官言十
二階三百六十位無神名請每階各設三十五位每季

系三才金 卷一 丁一 四
永各二正備一副登歌之樂通作宮架之曲皆許之又
以祭玉不備請除蒼璧黃琮外依天聖故事用珉既而
得玉甚美然尺寸不及禮經乃命隨宜製造言者請如
祖宗故事權御臺門肆議裁省者以爲官門地隘儀衛
不能容乃止宣赦於常御殿前三衛班直宿衛忠佐忠
銳將兵神武右軍中軍七萬二千八百餘人共支錢二
百三十一萬餘緡劉光世韓世忠岳飛王玘四軍十二
萬一千六百餘人共支錢二十八萬餘緡合內外諸軍
二百五十九萬餘緡視元年明堂增支九十四萬餘緡
而宰執百官諸司給賜以軍興權住禮畢大赦天下

乙丑詔三省樞密院錄黃畫黃竝依祖宗條例施行先是侍御史魏亢言國家法度森嚴講若畫一凡成命之出必先錄黃其過兩省則給舍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臺諫得以論列已而傳之邸報雖遐方僻邑莫不如家至戶曉此萬世良法也臣竊問近世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錄黃而直降指揮者亦有雖畫黃而不下部者紀綱弛廢莫此爲甚欲望特詔三省樞密院常切遵守舊典以示至公遇兩院御史詣省院檢察日除實係機密邊事外悉令取索點檢如有違戾卽具彈奏自古人臣弄權罔上固自有術防微杜漸得不慎哉惟陛下畱神

省察故有是旨 吏部員外郎魏良臣閣門宣贊舍人王繪辭往金國軍前通問帝曰卿等此行不須與人計較言語卑詞厚禮歲幣歲貢之類不須較見尼瑪哈可爲言宇文虛中久在金國其父母老日望其歸令早放還又言襄陽諸郡皆故地因李成侵犯不已遂命岳飛收復良臣等出過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來白事俊爲二人言有探報金人大舉今過南京良臣等乞再對不報 初劉豫旣納其臣羅誘南征議乃遣知樞密院事盧偉卿見金主具言宋人自大梁五遷皆失其土若假兵五萬下兩淮南逐五百里則吳越又將棄而失之貨

財子女不求自得然後擇金國賢王或有德者立爲淮
王王盱眙使山東唇齒之勢成晏然無南顧之患則兩
河自定矣青冀之地古稱上土耕桑以時富庶可待則
宋之微賂又何足較其得失金主命諸將議之旋以宗
輔權左副元帥右監軍昌權右副元帥調兵五萬人以
應豫又以右都監宗弼嘗過江知地險易使將前軍宗
輔下令燕雲諸路漢軍竝令親行毋得募人充役豫遂
命其子僞諸路大總管尙書左丞相梁國公麟領東西
道行臺尙書令合兵南侵始議自順昌趨合肥攻歷陽
由采石以濟簽軍都制置使李成謂簽民兵盡除山東

餉道遼遠又慮岳飛之軍自襄陽出攻其背不如沿汴直犯泗州渡淮以大軍扼盱眙據其津要分兵下滁和揚州大治舟楫西自采石以攻金陵南自瓜洲以攻京口仍分兵東下掠海楚之糧庶爲大利於是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謀報至舉朝震恐或勸帝它幸議徵百司趙鼎獨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用鼎計侍御史魏矼嘗言陛下宵衣旰食將大有爲而所任一相未聞有所施設惟知今日勘當明日看詳今日進呈一二細事明日啟擬一二故人政務山積於上賢能陸沈於下方且月一求去徒爲紛擾宜亟從所請以慰公議先

是右僕射勝非因久雨乞行策免故事以消天變又
以餘服入請章十二上帝許以俟總章禮畢如所請且

有保全舊臣之論至是祀明堂已畢勝非復求去且論
當罷者十一事在亦疏勝非五罪由是得請鼎之爲參
預也嘗與諸將論防秋大計獨張俊曰避將何之惟向
前一步庶可脫當聚天下兵守平江俟賊退徐爲之計
鼎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之兵守一州之地非也
公但堅向前之議足矣鼎蓋陰有所處故每日畱身陳
用兵大計帝意悟又俊密使爲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畱
鼎不遣入蜀鼎奏用十月七日西行許之然帝方向鼎

已有命相之意矣 戊辰龍圖閣學士知靜江府折彥

質充川陝荆襄都督府參謀官不許辭避用趙鼎奏也

庚午起復左宣奉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朱勝非解官持餘服

從所請也 左宣教郎主管江州太平觀朱震守尙書

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 辛未金人及劉豫

之兵分道渡淮壬申知楚州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樊

序棄城去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府

癸酉左中大夫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趙

鼎爲左通議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知樞密院事初鼎奏稟朝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相卿付以今日大計制下朝士動色相慶 甲戌吏部尙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沈與求爲參知政事 冬十月丙子朔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金及劉豫之兵攻承州楚州帝訓輔臣曰朕爲二聖在遠生靈久罹塗炭屈已請和而金復用兵朕當親總六軍臨江決戰趙鼎曰累年退避敵情益驕今親征出于聖斷武將奮勇決可成功臣等願效區區亦以圖報遂詔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以所部往援世忠又令淮西宣撫使劉光世移軍建康車駕定日起發 丁丑參知政事孟庾爲行宮留

守從權措置百司軍務仍鑄印以賜庾請卽尙書省置
司行移如本省體式合行事從權便宜施置降賜激賞
公使庫如都督府例又請祕書省史館書籍三省樞密
院諸部案牘各差本司官一員於淡僻處收寄大理寺
官告審院左藏東西交引度牒庫南北庫都茶草料場
官吏竝畱太常司農太府寺將作軍器監進奏文思院
雜買務竝量行存畱宗正寺國子監敕令所大宗正司
雜賣場竝令從優庾又請畱臺官一員以警違慢皆許
之庾乞輟畱精兵三千人分擘使喚乃命畱神武中軍
五百人及統制官王進一軍又令殿前馬步軍司及忠

銳第五將臨安府將兵皆聽庾節制 戊寅洪州觀察
使權知濮安懿王國令士從乞徙神主神貌往穩僂州
軍安奉從之於是觀賢宅宗子紹興府大宗正司皆從
僂避兵矣 己卯太尉定江昭慶軍節度使神武右軍
統制張俊爲浙西江東宣撫使准東宣撫使韓世忠以
所部至自鎮江復如揚州初帝聞金兵渡淮再以札賜
世忠略曰今敵氣正銳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
浙西趨行朝無數舍之遠朕甚憂之建康諸渡舊爲敵
衝萬一透漏存亡所係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
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

忠諒之烈世忠讀詔感泣遂進屯揚州初金兵渡淮探者未得其實以爲來兵甚少趙鼎曰金人前入我境乃以我爲敵國也故縱兵四掠其鋒可畏今行劉豫之境猶卽其國中也故按隊徐行不作虛聲然亦不足深畏

庚辰左朝請郎主管江州太平觀范振添差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右朝散大夫逢汝霖添差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應辦移屯大軍事務 癸未左通奉大夫福州居

注長梭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不許辭免

日下起發趙鼎言浚可當大事顧今執政無如浚者陛下若不_以必於此時用之故有是命 詔沿海制置

下若不_以必於此時用之故有是命 詔沿海制置

使郭仲荀兼總領海船 丙戌詔遣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先往鎮江建康府與諸將會議進兵因以覘敵情帝曰先遣大臣諭以朕意庶幾諸將買勇爭先沈與求曰眞宗澶淵之役先遣陳堯叟此故事也詔常程事竝權住俟過防秋取旨 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車駕總師臨江乞速降黃榜頒行約束每事務在簡省稍有配率許人陳告仍委侍從臺諫官覺察彈劾從之 詔刑部尙書章誼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孫近戶部侍郎劉岑中書舍人王居正右司諫趙鼎殿中侍御史張致遠右司員外郎王綰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陳昂吏部郎

官汪思溫度支郎官李元淪及諸司局官竝令扈從吏部侍郎鄭滋禮部侍郎唐輝刑部侍郎胡交修起居舍人劉大中監察御史張絢竝畱臨安府於是臺臣檢正都司郎官或往軍前或押案牘往傍郡收寄在臨安府纔十餘人而已 丁亥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復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充樞密院都承旨擴入對遂有是命翊日趙鼎奏陛下用人如此何患不得其死力帝曰擴知兵法有謀畧不止於鬪將而已孟庾因奏以擴兼畱守司參議官 戊子胡松年辭行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密遣屬官告趙鼎曰相公本入蜀有警乃

畱何故與它人負許大事鼎恐帝意移復乘間言今日之勢若敵兵渡江恐其別有措置不如向時尙有復振之理戰固危道有敗亦有成不猶愈於退而必亾者乎且金齊俱來以吾事力對之誠爲不侔然漢敗王尋晉破苻堅特在人心而已自詔親征士皆賈勇陛下養兵十年正在一日由是浮言不能入矣 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 太常寺請車駕所過十里內神祠及名山大川竝遣官致祭從之 嚴州桐廬縣進士方行之獻家財七千緡助軍戶部乞許行獻納依例補官從之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邀擊金人于大儀鎮敗之

初奉使魏良臣王繪在鎮江被旨趨行乃以是月丙戌渡江丁亥至揚子橋遇世忠遣使臣督令出界時朝廷已知承楚路絕乃連僞界引伴官牒付良臣等令於阻截處照驗又令淮東帥司召募使臣說諭承楚州令放過奉使良臣等至揚州東門外遇先鋒軍自城中還問之云相公令往江頭把隘入城見世忠坐譙門上頃之流星戾脾沓至世忠出示良臣等乃得旨令移屯守江世忠畱食良臣等辭以欲見參議官陳桷提舉官董收遂過桷等共飯敘異熊克小紀稱世忠置酒與良臣別盃一再行流星戾脾沓至蓋承墓碑之

詞今從王繪甲寅錄

世忠遣人傳刺謝良臣繪且速桷等還桷收

送二人出北門繪與桷有舊駐馬久之以老幼爲托晚
宿大儀鎮翼日行數里遇金騎百十控弦而來良臣命
其徒下馬大呼曰勿射此來講和敵乃引騎還天長問
皇帝何在良臣對曰在杭州又問韓家何在士馬幾何
繪曰在揚州來時已還鎮江矣又曰得無用計復還掩
我否繪曰此兵家事使人安得知去城六七里遇金將
聶時貝勒舊作聶兒
克董今改同入城問講和事且言自泗水來
所在州縣多見恆刑手詔及戒石銘皇帝恆民如此又
問秦中丞何在繪答以今帶職奉祠居溫州又言嘗作
相今罷去得非恐爲軍前所取故耶繪曰頃實居相位

踰年堅欲求去無它也又問韓家何在良臣曰來時親見人馬出東門望瓜洲去矣繪曰侍郎未可爲此言用兵講和自是二事雖得旨抽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還與不還使人不可得而知也初世忠度良臣已遠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於時引軍次大儀鎮勒兵馬五陳設伏二十餘處戒之曰聞鼓聲則起而擊敵聶呼貝勒聞世忠退軍喜甚引騎數百趨江口距大儀鎮五里其將托卜嘉擁鐵騎過五陳之東世忠與戰不利統制呼延通救之得免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五軍旗與金旗雜出金軍亂弓刀無所施而南師迭進背

寇軍各持長斧上堪人胷下捎馬足敵全裝陷泥淖中
人馬俱斃遂擒托卜嘉世忠又遣董收兵往天長縣遇
金人于鴟口橋擒四十餘人 已丑禮部尙書侍郎唐
烱兼權兵部侍郎 金人圍濠州 淮東宣撫司前軍
統制解元與金人戰于承州敗之初金人至近郊元知
之逆料金人翊日會時必至城下乃伏百人于路要之
又伏百人于城之東北嶽廟下自引四百人伏于要路
之一隅令曰金人以高郵無兵不知我在高郵必輕易
而進俟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見我麾旗則
立幟以待金人進退無路必取嶽廟走矣果然則伏者

出又密使人伏樊良俟金人過則決河岸以隔其歸路時金人果徑趨城下元密數之有一百五十騎乃以伏兵出麾旗以招伏要路者伏兵皆立幟以待金人大驚遂向嶽廟走元率兵追之擒一百四十八人戰馬器械皆爲元所得初聶呼貝勒旣敗歸召奉使魏良臣等至天長南門外良臣等下馬金騎擁之而前聶呼憤甚脫所服貂帽按劍噴目謂曰汝等來講和且謂韓家人馬已還乃陰來害我諸將舉刃示之良臣等曰使人講和止爲國家韓世忠旣以兩使人爲餌安得知其計往返良久乃曰汝往見元帥遂由寶應縣用黃河渡船以濟

右副元帥昌遣接伴官團練使蕭揭祿少監李聿興來
逗聿興見良臣問所議何事良臣曰此來爲江南欲守
見存之地每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兩繪云見存之地
謂章誼回日所存之地聿興又云兵事先論曲直師直
爲壯淮南州縣已是大國會經畧交定與大齊後來江
南擅自占據及大兵到來又令韓世忠掩其不備良臣
等云經畧州縣事前此書中初未嘗言及止言淮南不
得屯兵本朝一如大國所教聿興云襄陽州縣皆大齊
已有之地何爲乃令岳飛侵奪良臣云襄陽之地王倫
回日係屬江南後李成爲劉齊所用遂來侵擾又結楊

么欲裂地而王之江南恐其包藏禍心難以立國遂遣
岳飛收復卽非生事聿興云元帥欲見國書遂以議事
迎請二聖二書授之揭祿又問秦中丞安否此人原在
此軍中煞是好人良臣等對如初聿興再云柰何更求
復故地繪云以中間丞相惠書有云旣欲不絕祭祀豈
肯過爲慘愛使不成國是以江南敢再三懇告若或不
從卻是使不成國聿興云大齊雖號皇帝然只是本朝
一附庸指揮使令無不如意又云此去杭州幾日可以
往回繪云星夜兼程往回不過半月聿興曰昨日書元
帥已令譯字一二日可得見矣 庚寅詔信安郡王孟

忠厚迎奉泰寧寺昭慈聖獻皇后御容往穩僂州軍安
奉 壬辰定國軍承宣使泰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知
秦州兼節制階文州統制軍馬吳璘爲熙河蘭廓路經
畧安撫使知熙州統制關外軍馬明州觀察使環慶路
馬步軍副都總管兼知慶陽府楊政爲環慶路經畧安
撫使知慶陽府同統制官關外軍馬兼節制成鳳興州
用宣撫使奏也關師古之叛也其所部階成二州猶在
故命璘分領之自富平敗後五路之地悉屬僞齊經畧
使虛名而已 癸巳江東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引軍屯
建康府 甲午尙書戶部侍郎劉岑兼工部侍郎中書

舍人王居正兼禮部兵部侍郎 初令江浙民悉納折帛錢用戶部侍郎梁汝嘉請也是時行都月費錢百餘萬緒且撥發軍馬財無所出故令民輸紬全折輸帛者半折見錢每匹五千二百省折帛錢自此益重汝嘉等又請江浙絲竝折見錢綿半折錢諸路各委漕臣一員計綱起發赴行在 遣侍御史魏玪往劉光世監察御史田如鼐往張俊軍前計事是時光世軍馬家渡俊軍采石磯帝命趙二人往援韓世忠而光世等軍權相敵且持私隙莫肯協心玪至光世軍中諭之曰彼眾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爲心將何以戰爲諸公計當減

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光世意許在因勸之移
書二帥以示無它使爲犄角已而二帥皆復書交致其
情光世遂以書奏於帝於是光世移軍太平州 丙申
金人破濠州守臣閤門宣贊舍人寇宏棄城走右宣教
郎通判州事國奉卿爲所殺先是宏率軍民城守城中
兵少大率以三人當一頭軍民與僧道相參每十人爲
一甲不得內顧每一慢道以二長刀監守無故上下者
殺之宏晝夜巡行城上北軍以衝車雲梯攻城作鐵鎚
上施狼牙釘有沿雲梯而上者槌擊之頭釜與腦俱碎
屍積于城下而北軍來者不止凡八晝夜不休宏知不

可爲乃開北門棄妻子攜老母與寡嫂棄城而去士卒
從之者七十餘人宏之出也聲言發舟欲以計破敵奉
卿信之旣而乃知欲爲遁計已登舟不可入城矣奉卿
尤宏曰何不明言於我攜一妾兩子而棄之死地耶宏
以奉卿爲怨已遂殺之後以死事聞贈官與廕宏旣去
權兵馬鈐轄丁成自南門投拜兵馬都監魏進自東門
投拜金人問宏家屬何在成曰偕去矣已而聞爲成所
匿遂斬成於市取宏奉卿家屬寘于軍中以其將趙榮
知州事初敵圍城急將官楊照躍上角樓以槍刺敵之
執黑旗者洞腹抽腸而死照俄中流矢死統領官丁元

與金人遇於十八里洲金人圍之元大呼告其徒以毋得負國於是舟二百人皆被害無得免者事聞竝贈

承信郎錄其子云

明年七月丁酉贈官

丁酉執政進呈車駕進

發頓宿次序帝曰朕奉已至薄況此行本以安民豈可過爲煩擾又恐州縣以調夫修治道路爲名竝緣爲弊趙鼎曰朝廷累行約束丁寧備至沈與求曰諸將之兵分屯江岸而敵騎逡巡淮甸之間恐久或生變當遣岳飛自上流取問道乘虛擊之敵騎必有反顧之患帝曰當如此措置兵貴拙速不宜巧遲機事一失恐成後悔宜速諭之戊戌帝登舟發臨安府奉天章閣祖宗神

御以行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皆以其軍從帝不以玩好自隨御舟三十餘艘所載書籍而已帝既發乃命六官自温州泛海往泉州晚泊臨平鎮劉光世乞與韓世忠均支錢糧帝曰諸將之兵用命則一其所支錢糧豈容有異此皆呂頤浩不公之弊趙鼎曰朝廷舉措既當諸將自服今不公如此必致紛紛乞下光世會合得錢米之數然後行沈與求曰豈唯錢糧至於賞罰亦然惟至公可以服天下故賞則知勸罰則知畏帝曰大臣不公何以服眾鼎曰苟爲不公則賞雖厚人不以爲恩罰雖嚴人不以爲威帝曰朕親總

六師正當公示賞罰 已亥帝次崇德縣韓世忠遣翊
衛大夫宣州觀察使本司提舉一行事務董收右朝奉
郎直祕閣本司參議官陳桷以所俘金兵一百八人獻
行在因言承州陳歿人乞厚加贈帝蹙然曰使人死于
鋒鏑之下誠爲可憫可令收拾遺骸於鎮江府擇地埋
殯仍歲度童行一名照管乃詔收眞除宣州觀察使桷
遷右朝奉大夫充祕閣修撰中奉大夫相州觀察使解
元落階官爲同州觀察使武功大夫康州刺史呼延通
爲吉州刺史 庚子帝次秀州北門外 辛丑帝次吳
江縣時知縣楊同裒供張以待乘輿之至民有一家當

費三百縑者其人不伏械繫之御史張致遠三上策論其擾民同竟罷去 壬寅御舟次姑蘇帝乘馬入居平江府行宮守臣孫祐進御膳其卓子極弊且有僧寺題識帝不以爲嫌它日謂趙鼎曰朕念往日艱難雖居處隘陋飲食菲薄亦所甘心若邊境已清郡邑既定迎還二聖再安九廟帝王之尊固在趙鼎曰陛下規模宏遠如此則天下幸甚 故贈承事郎陳東歐陽澈竝加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恩澤二資賜官田十頃趙鼎進呈韓世忠奏劄因論建炎之初黃潛善汪伯彥擅權專殺應真二人于極典上曰朕初卽位昧於治體聽用非

人至今痛恨贈官推恩猶未足以稱朕悔過之意可夏

贈官賜田雖然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

中書舍人王居正草制曰

嗚呼古之人愿為良臣不愿為忠臣以爲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嬰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爾淑其殆將有意于忠臣乎由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爲良臣也雖然爾藉不幸不失爲忠臣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於茲一食三嘆而不能自己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攷古之君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冤而有知享朕茲意

甲辰金右副元帥完顏昌

召通問使魏良臣王繪相見旁有四人皆衣紗袍頭巾

球靴與良臣等同席地而坐昌問勞久之諭云俟三二

日左元帥來議事畢畫定事節遣汝等歸良臣退於時

右副元帥昌在泗州右都監宗弼在天長副元帥宗輔

尚未至也 乙巳淮西安撫使仇愈遣兵擊金人于壽春府敗之初親征詔未至廬州人譁言棄淮保江愈得旨急錄以示人人皆思奮且遣其子津間道告急帝命爲右迪功郎會敵進據壽春安豐愈遣兵出奇直抵城下與守將孫暉合兵擊之敵戰敗卻去渡淮南軍入城翼日遂復安豐縣 十一月戊申胡松年自江上還入見帝問控禦之計松年曰臣到鎮江建康備見韓世忠劉光世軍中將士奮勵爭欲吞噬敵人必能屏護王室建立奇勳帝曰數年以來廟堂玩習虛文而不明實效侍從臺諫搜剔細務而不知大體故未能靖禍患濟艱

難非朕夙夜畱心治軍旅備器械今日敵騎侵軼何以
禦之趙鼎曰臣等躬聞聖訓敢不自竭駑鈍少副陛下
責實之意 庚戌承州水寨民兵竝與放十年租稅科
役仍發錢米贍之時承州水寨首領徐康通等遣兵邀
擊金兵俘女直數十旣命以官尋又賜米萬石 壬子
詔曰朕以兩宮萬里一別九年覬迎鑾輅之還期遂庭
闈之奉故暴虎馮河之怒敵雖逞於馮臨而投鼠忌器
之嫌朕寧甘于屈辱是以卑辭遣使屈已通和仰懷故
國之廟祧至于賁涕俯見中原之父老寧不汗顏比得
強敵之情稍有休兵之議而叛臣劉豫懼禍及身造爲

事端間諜和好簽我赤子脅使征行涉地稱兵操戈犯
順大逆不道一至於斯警奏旣聞神人共憤皆願挺身
而效死不忍與賊以俱生今朕此行士氣百倍雖自纂
承之後每乖舉錯之方尙念祖宗在天之靈共制國家
累歲之耻殪彼逆黨成此雋功念惟夙宵跋履之勤仍
蹈鋒鏑戰爭之苦興言及此無所措躬然而能建非常
之功卽有不次之賞初詔具在朕不食言咨爾六師咸
體朕意 川陝宣撫司統制官楊從儀敗敵於臘家城
岳飛之取襄陽也朝廷命宣撫副使吳玠乘機牽制玠
遣從儀以兵入僞地遇敵勝之 丁巳詔曰朕以逆臣

劉豫稱兵南向警奏既聞神人共憤朕不敢復蹈前轍
爲遑避白安之計而重貽江浙赤子流離屠戮之禍乃
下罪已之詔親總六師臨幸江濱督勵將士然而興師
十萬日費千金動眾勞人俱所不免每一念此惻然疚
懷尙覬諸路監司帥守與夫郡邑大小之臣夙夜究心
以體朕意凡僭貨催科有須於眾者毋得縱吏竝緣爲
姦凡盜賊姦宄輒生窺伺者務絕其萌毋令竊發其或
乘時擾攘恣無名之斂容姦玩寇失稽察之方致使吾
民橫罹困苦有一於此必罰無赦候軍事稍定當遣庭
臣循行羣國 戊午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兼權參知

政事以沈與求按行江上事也時松江既有備商賈往
來自如通泰出納鹽貨如故帝見士氣大振捷音日聞
欲渡江決戰趙鼎曰遑旣不可渡江非策也金兵遠來
利於速戰豈可與之爭鋒兵家以氣爲主三鼓旣衰矣
姑守江使不得渡徐觀其勢以決萬全且豫猶不親臨
止遣其子豈煩至尊與逆雛決勝負哉於是遣與求按
行江上與諸將議可否始知敵騎大集其數甚眾與求
回言沿江居民旋造屋爲肆敵雖對岸畧不畏之 金
人破滁州於是淮西江東宣撫使劉光世移軍建康府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移軍鎮江府浙西江東宣撫使張

俊移軍常州 已未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張浚知樞密院事浚之未至也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
以牽制金兵之在淮東者帝從之及入見帝問鼎浚方
畧何如鼎曰浚銳於功名而得眾心可以獨任於是帝
復用之 辛酉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
言今劉豫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倘命信臣乘此機會
擣潁昌以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豫必大震懼
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蹙必有可勝之理非惟牽
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
茲事體大則鑾輿駐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順流

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眾豈敢南渡仍召大將率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其邀擊絕其糧道豫必遏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有偕親兵之名爲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於後則臣恐車駕號令不行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爲患有不可勝言者此最下策也往歲金人南渡意在侵掠旣得子女玉帛時方暑則勢必還師今劉豫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將何以爲善後之計哉今日爲遏避之計則不可朝廷措置得宜將士用命則安知敵非送死於我顧一時機會所以應之何如耳望降出

臣章與二三大臣熟議初張浚之謫福州也綱亦寓居焉浚服其忠義除前隙更相親善及浚召入綱因以奏疏附進帝曰綱去國數年無一字到朝廷今有此奏豈非以朕總師親臨大江合綱之意乎所陳亦今日急務可降詔獎諭 癸亥龍圖閣直學士新除都督府參謀官折彥質爲樞密都承旨星夜兼程前來供職降充集英殿修撰知鼎州程昌寓復徽猷閣待制充都督府參議官 淮西宣撫司統制官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知蘭州王德與敵遇於滁州之桑根敗之生擒十餘人赴行在 甲子詔曰張浚愛君愛國出於誠心頃屬多艱

首唱大義固有功于王室仍雅志于中原謂關中據天下上游未有舍此而能興起者于敵戰勝之後慨然請行究所施爲無愧人臣之義論其成敗是亦兵家之常矧權重一方愛憎易致遠在千里疑似難明則道路怨謗之言與夫臺諫間風之誤蓋無足怪比復召實之宥密而觀其恐懼怵惕知不自安意者尙慮中外或有所未察歟夫使盡忠竭節之臣懷明哲保身之戒朕甚愧焉可令學士院降詔出榜朝堂 丙寅初河東忠義將軍趙雲嘗出兵與敵戰至是敵執其父福及母張氏以招之且許雲平陽府路副總管雲不顧遂殺福囚張氏

于絳州久之雲問道奔岳飛軍中既而飛遣雲渡河雲
因擊垣曲縣復取其母飛以爲小將 己巳淮西宣撫
司選鋒副統制王師晟親兵副統制張錡復壽春府執
其知府王靖 辛未起復秘閣修撰知岳州程千秋移
知鼎州左朝奉郎張翥知岳州帝覽除目問翥才術如
何趙鼎曰聞其能辦事帝曰不須更問某人薦惟才是
用胡松年曰朝廷用人不可不慎用一君子則君子進
用一小人則小人進帝曰君子剛正而易疏小人柔佞
而易親朕於任用聽察之間不敢少忽也 知樞密院
事張浚往鎮江視師時金人於滁上造舟有渡江之意

趙鼎密爲帝言曰今日之舉雖天人咸助然自古用兵不能保其必勝事至卽應之庶不倉猝萬一金人渡江陛下當親總衛士趨常潤督諸將乘其未集併力血戰未必不勝或遇不住則由它道復歸臨安堅守吳江敵亦安能深入臣與張浚分糾諸將或腰截或尾襲各自爲謀天下事無不集矣主管殿前司公事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見鼎曰捷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俟敵已渡江方遣二君率兵趨常潤併力一戰以決存亡更無它術錫等聲言曰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二君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賴爲用豈可先出

此言錫等乃退 金左副元帥完顏昌遣通問使魏良臣王繪歸行在昌擁三百餘騎遇于塗問難再三良臣等答昌如初見聿興之語昌言旣欲講和當務至誠不可姦詐況小小掩襲何益於事如欲戰先約定一日兩軍對敵則可我國中祇以仁義行師若一面講和又一面使人掩不備如此恐江南終爲將臣所誤如向來大軍至汴京姚平仲劫寨事可見本朝事體秦檜皆知若未信且當問之良臣等以此來有上大金皇帝表二聖二后表丞相元帥物錄六封乞畱軍前譯者云大金皇帝表可畱它書持去 十二月乙亥朔尙書吏部員外

郎魏良臣閣門宣贊舍人王繪至自金國軍前對于內
殿帝問勞甚渥 侍御史魏玚言朝廷前此三遣和使
而大金繼有報聘禮意周旋信言可攷頃復專使尋好
未有釁隙茲乃劉豫父子造兵端本謀窺江初無和意
使人未見國相報書來自近甸此而可信覆轍未遠今
大兵坐扼天險援師艤舟上流精銳無慮十萬彼劉豫
挾金爲重簽軍本吾赤子人心向背久當自攜持重以
待之輕兵以擾之吾計得矣惟陛下爲宗社生靈之重
仰順天意俯從人欲飭勵諸將力圖攻守帝甚納其言
辛巳命行宮留守司中軍統制王進以所部屯秦州

防通泰應援淮東水寨權聽帥司節制 僞齊保義郎
劉遠特補忠翊郎遠同州人從劉麟入寇與其徒六人
自盱眙脫身來歸皆錄之 丙戌夜月犯昴太史以爲
敵滅之象帝以諭輔臣胡松年曰天象如此中興可期
帝曰范蠡有言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夏在朝廷措置
何如耳 丁亥知福州張守言臣聞韓世忠所獻敵俘
已就戮于嘉禾遠近欣快不謀同辭然臣竊謂凡所獻
俘若使皆是金人或它國僭助則宜盡剿除俾無遺育
至於兩河山東諸路之民則皆陛下赤子也劉豫驅迫
以來必非得已若臨陳殺戮勢固不免至於俘執而至

容有所矜請凡所得俘內有簽軍則宜諭以恩信以示不忍殺之之意可特貸而歸之或願畱者亦聽其便不惟得先王脅從罔治之義而劉豫之兵可使自潰後雖日殺而驅之使前將不復爲用矣疏奏詔獎 壬辰湖北制置司統制官牛皋徐慶敗金兵於廬州時金增兵復侵淮右仇愈盡發戍軍千人拒之旣而敗北無一還者遂求救於湖北制置使岳飛飛遣皋慶率二千人往援慶飛愛將也是日皋慶從騎數十先至坐未定斥堠報金人五千騎將逼城時湖北軍未集愈色動不安皋曰無畏也當爲公退之卽與慶以從騎出城謂敵衆曰

牛皋在此爾輩何爲見侵乃展幟示之金兵失色皋舞
稍徑前金兵疑有伏卽奔潰皋率騎追之金兵自相踐
死餘皆遁去時淮西宣撫使劉光世亦遣統制官靳賽
至慎縣而還 丁酉侍御史魏玪言日食正旦乞下有
司講求故事帝曰日蝕雖是躔度之交術家能逆知之
春秋日食必書謹天戒也玪之言良愜朕意宜下有司
講求故事凡可以消變者悉舉行之 川陝宣撫副使
吳玠奏夏國主數通書有不忌本朝之意及折可求族
屬列御申上玠云見今訓練士馬俟玠出師渡河卽爲
內援擊敵上報國恩帝曰此皆祖宗在天之靈扶祐所

致亦有以見人心同憤也 戊戌責授單州團練副使

劉子羽復右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時吳玠復辭
兩鎮之節且言子羽累年從軍亦薄有忠勤可錄念其
父幹靖康間死節京城今子羽罪雖自取然炎荒萬里
毒霧薰蒸老母在家殆無生理誠恐子羽斥死嶺海無
復自新非陛下善及子孫之意伏望聖慈特許臣納前
件官少贖子羽之罪量移近地得以自新三省勘會子
羽與吳玠書所論邊事跡狀可考乃復元官與官觀翼
日詔玠篤於風義詔獎諭士大夫以此多玠之義而服
子羽之知人焉 庚子金人退師

欽異日歷紹興五年正月十二日樞密院

劄子據劉光世韓世忠張浚申敵馬自十一月初右副
元帥完顏昌在泗州而右都監宗弼屯於竹塹鎮嘗以
書幣遣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約戰世忠方與諸將飲卽
席遣伶人張軫王愈持桶茗爲報書畧曰元帥軍士良
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揮也時金師旣
爲世忠所扼會天雨雪糧道不通野無所掠至殺馬而
食軍皆怨憤旋聞金主有疾將軍韓常謂宗弼曰今士
無鬪志況吾君疾篤內或有變惟速歸爲善宗弼然之
夜引還金軍已去乃遣人諭劉麟及其弟猗於是麟等
棄輜重遁去晝夜兼行二百餘里至宿州方少憩 辛

升刑部尙書章諒兼權戶部尙書 癸卯參知政事沈
與求兼權樞密院事 金人去滁州是役也金據滁州
凡四十有七日神武右軍將官盧師迪引兵至竹塹鎮
遇敵敗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五

賜進士及第都僉事都督僉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兼理糧餉等事等輕軍都尉兼浣陽

宋紀一百十五

起旃蒙單閼正月
盡六月凡六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五年

金天會
十三年

紹興五年金天會十三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帝在平

江金人去濠州初金右都監宗弼與劉豫之兵旣去乃遣人報其知濠州趙榮榮率北軍及投拜官兵馬都監魏進偕去出北門市人尙未知少頃提轄官丁懷等四人盜庫兵欲作亂榮聞之悔曰吾棄城而來無守臣

以主州事安得不亂乃以衙兵復入城懷遁去執其餘
三人誅之以錄事參軍楊壽亨權知州事既而州人不
便壽亨之政奪其印請兵馬都監孫奕代之榮既歸自
是金人在江北者盡去矣 丁未知樞密院事張浚奏
金人潛師遁去今已絕淮而北見行措置招集淮南官
吏還任撫存歸業人戶等事 侍御史張致遠言敵騎
已遠緣淮南之人多爲敵所拘兼於山間水面結集保
守又有中原被簽軍民意欲投歸尙畱敵寨及暫時投
避在村野者不速行措置深慮官軍以襲番僞民社收
復州縣爲名肆行剽掠安有殺戮或執俘級僥倖賞典

使吾民被害重於寇盜乞預降德音竝戒飭黃榜以付
張浚詔以章示浚 已酉詔淮南州縣官吏擅離職任
之人特與放罪令依舊還任其拋棄官物竝與除破
庚戌御史張致遠乞省并淮南官吏沈與求曰官省則
吏省吏省則事省今州縣胥吏未嘗賦祿皆蠶食百姓
而已淮南凋殘之後遺民有幾堪受其擾耶 淮西宣
撫司統制官王進薄金人於淮降其將程師回張延壽
而還初金人自六合歸命師回延壽收後二人皆驍將
也淮南宣撫使張俊謂進曰敵旣無畱心必渡淮而去
可速進兵及其未濟擊之進與統領官楊忠閔偕往金

人且渡淮遂薄諸河金狄悉潰墮河而死師回延壽勢窘而降初師回以俊爲浚旣降乃悟曰吾以爲張樞密乃關西也 辛亥淮東宣撫司統制官崔德明敗金人於盱眙 乙卯張浚自江上還入見 西辰帝謂趙鼎曰大臣朕之股肱臺諫朕之耳目職任不同而事體則一或有官非其所當罷黜者卿等急宜以告朕不必專待臺諫 戊午輔臣進呈曲赦淮南事目帝曰敵雖遠去然南北之民皆吾赤子當事兼愛竝容之意中原未復二聖未還赦文不可夸大第使實惠加於兩淮百姓乃朕指也 又曰敵已北退剋當漸圖恢復若止循

故轍爲退避之計何以立國祖宗德澤在天下二百年
民心不忘當乘此時大作規模措置朕亦安能鬱鬱久
居此乎趙鼎曰時不可失誠如聖論事所可爲者謹當
以次條畫奏稟 命江東帥漕司繕治建康行宮修築
城壁須管日近了畢其省庫百司倉庫等且圖來上務
從簡省無得取給於民時帝將還臨安故有是旨庚申
行宮畱守孟庾言別無職事乞先次結局詔畱守依舊
其官屬竝罷 壬戌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司充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爲少保充
淮南東路宣撫使鎮江府置司時世忠與劉光世張俊

相繼入覲世忠奏金人退兵陛下必喜帝曰此不足喜
惟復中原還二聖乃可喜耳然有一事以卿等將士賈
勇爭先非復它時懼敵之比所喜蓋在此也後數日帝
以諭輔臣趙鼎等贊帝誠得馭將之道帝曰楚用子玉
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今敵騎雖退然尼瑪哈等輩猶
在朕敢忘此憂乎 癸亥參知政事行宮畱守孟庾上
表請車駕還臨安府駐蹕許之 起復檢校太傅寧武
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江南東路淮南西路
宣撫使劉光世爲少保充淮南西路宣撫使置司太平
州太尉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宣撫

使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使置司建康府俊仍落都統制詔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各賜銀帛三千匹兩異姓親補承信郎者二人一子五品服有服親封孺人者三人冠帔五道 甲子淮西宣撫司統制官鄺瓊拔光州執其知州武翼郎許約金人之侵淮也劉光世遣瓊自廬州統兵聲言過淮至芍陂乃摘輕兵由間道趨光州城下約乘城固守劉麟亦遣其統領官李知柔以眾援之瓊說約降不從卽進兵急攻城欲破約勢窮乃降遂復光州後六日奏至旣而光世以約赴行在帝謂大臣曰約爲劉豫結連楊么及

劫張昂山寨兇逆宜誅今來歸朕不欲失信當貸之乃
遷約一官監南劍州鹽稅 戊辰詔承州權廢兩縣廬
濠黃滁楚州各廢一縣逐縣各置監鎮官一員以民事
簡少省其徭役也 己巳金主殂於明德宮年六十一
謚曰文烈皇帝廟號太宗後增上尊謚曰體元應運世
德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太宗在位十三年宮室苑
籞無所增益承太祖草創之後以果宗幹知國政以宗
翰總戎事既滅遼破汴卽議禮制度治歷明時經國規
摹至是始定云庚午安班貝勒舊作諸班勒
極烈今改直承遺詔
卽位於柩前 壬申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入辭尙書右

僕射趙鼎知樞密事張俊參知政事沈與求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侍帝命光世等升殿諭曰敵南侵蓋有窺江浙之意賴卿等戮力捍敵使其失律而去朕甚嘉之然中原未復二聖未還朕心歉然卿等其勉之光世曰臣等蒙國厚恩敢不效死鼎曰臣聞降人程師回言逆臣劉豫紿金人云光世世忠比失歡及至淮甸異所聞其氣已沮矣帝曰有告朕光世世忠坐小嫌意不釋然者烈士當以意氣相許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小嫌何足校咎寇恂戮賈復部將復以爲恥淡衡之光武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于是竝坐極歡結友而去光世

世忠縱有睚眦今日宜釋前憾結歡如初二人感泣再拜曰臣等頃過聽嘗有違言至於國事不敢分彼此今乃煩君父訓飭臣等敢不奉詔鼎等頓首賀帝曰將帥和社稷之福也命近侍出內金盤尊斚賜光世世忠俊酒一行竝所飲器賜之陸辭而退鼎謂與求曰將帥國之爪牙推轂授帥則聞之矣天子御正衙賜卮酒而親勸之未之前聞臣聞英宗皇帝于司馬光嘗有是賜其後淵聖皇帝用李綱實踵行之光世等乃蒙恩寵如此必有以圖報詔光世妻漢國夫人向氏俊妻華原郡夫人魏氏竝特給內中俸如世忠妻例自建帥府以來俊

常以軍從帝行至是始軍於外在帝左右者惟楊沂中而已 癸酉金遣使告哀於齊高麗夏仍詔齊自今稱臣勿稱子 齊知濠州馬秦引兵犯光州承信郎權主管州事王莘率眾拒敵淮西宣撫使劉光世遣統制官鄺瓊靳賽以所部援之 甲戌金主詔中外公私禁酒 二月丙子清遠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元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岳飛爲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岳飛自池州入朝前一日御筆賜岳飛銀帛二千匹兩封其母榮國太夫人姚氏爲福國太夫人親屬爲承信郎者一人封孺人者二人賜冠帔三道賞淮西之功也 刑部

尚書兼詳定一司敕令章誼試戶部尚書 中書門下
省檢左正主房公事兼權給事中晏敦復權尚書吏部
侍郎 丁丑帝御舟發平江府晚泊吳江縣 戊寅命
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張銖奉太廟神主自海道
至臨安府令本府飭同文館安奉其景靈宮神御祭享
事令温州通判權管 御舟宿平望鎮 己卯宿秀州
北 庚辰宿崇德縣 辛巳宿臨平鎮 壬午御舟至
臨安府行宮畱守孟庾率京官小使臣以上迎於五里
外帝還行宮賜百官休沐三日 癸未詔扈從官吏並
轉一官資 樞密院承旨兼都督府參謀官折彥質至

行在始趙鼎議遣彥質至川陝諭指西帥而彥質言折
可求辜負國恩不能守節臣之兒女七人昨在京師爲
金人取去傳聞亦在府州倘臣以督府上佐驟至川陝
於職事豈能人人得其歡心萬一因疑似之迹興暗昧
之謗則臣一身不可自保況爲朝廷辦事伏望追寢成
命別賜令詔不行遂罷入蜀之議 乙酉川陝宣撫副
使盧法原言已選銳兵五千令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
劉錡統領速赴行在 丙戌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趙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並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始

議浚以右揆出使湖外平楊么鼎左揆鼎密啟曰宰相事無不統不必專以邊事乃爲得體暨兩制出浚獨以軍功出專任邊事爲言帝旣以邊事付浚而改政事及進退人才皆付於鼎矣 以岳飛爲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充神武後軍都統制將所部平湖賊楊太賜錢十萬緡帛五千匹爲犒軍之費以湖北轉運判官劉延年充隨軍轉運及令湖南江西漕臣薛弼范振應副隨軍錢糧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 丁亥定國軍承宣使統制關外軍馬吳玠武泰軍承宣使同統制關外軍馬楊政復秦州先是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聞金人侵淮南遣璘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諭其守顧宣以逆順宣不旨降遂攻之拔其城金右都監完顏杲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戊子詔都督府以諸路軍馬爲名已丑帝躬率百官遙拜二聖自帝出巡此禮權廢至是復行奉安濮安懿王神主於紹興府光孝寺之法堂辛卯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參議官程昌寓知江州昌寓守鼎州六年賊不能犯至是就用之後數月新守程千秋至鼎州時湖北兵馬都監杜湛亦改爲都督府左軍統制千秋因畱湛所將蔡兵捍賊壬辰詔張

浚暫往江上措置邊防且賜諸路宣撫制置司手詔曰
朕以邊圉稍安遣相臣往行帥壘西連隴蜀北泊江淮
旣加督護之權悉在指揮之域旣難從於中覆宜專制
於事幾咨爾多方若時統率欽承朕命咸使聞知 丁
酉詔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簽書樞密院事 戊戌詔
神武中軍見入隊官兵每五百人爲一指揮選將校置
兵籍俟就緒日取旨賜軍名渡江以來諸小將之兵及
招安羣盜往往撥隸中軍然無排置之法至是始舉行
焉 偽齊將商元率眾千餘襲信陽軍成忠郎閭門祇
候知軍事舒繼明率麾下十三人轉戰登帥陽門矢盡

被擒賊誘以美官繼明罵曰吾寧爲大宋鬼豈汙逆耶

汝速殺我驅行至軍北史陂竟不降遂遇害後贈修武

郎官其家一人荆襄制置岳飛以忠訓郎閤門祇候催

隨州兵馬都監李迪知軍事就戍之 乙巳金諡太祖

后唐古舊倫唐括今改氏曰聖穆皇后費摩舊倫裴敬滿今改氏曰光

懿追冊太祖妃布薩舊倫僕氏曰德妃烏庫哩舊倫烏古論今

改氏曰賢妃寶異金史后妃傳不載烏庫哩氏太祖諸子傳云元妃烏庫哩氏生梁王宗弼衛王

宗強蜀王宗敏是后妃傳失書也但熙宗本紀天會十三年追冊爲賢妃而諸子傳元妃未知係何時進封

也蓋金史有闕云 閏二月丁未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權樞密

院事 龍圖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折彥質試尙書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十五 九

部侍郎仍兼都督府參謀軍事 壬子輔臣奏遣中使往温州奉迎太廟神主事帝曰朕以宗廟在遠心常歉然今奉迎神主至行在當行朝謁之禮沈與求曰古者征伐載木主以行今雖戎輅在行九廟未復然因時草創一行朝謁之禮亦足以仰慰孝思帝曰祖宗故事惟景靈宮則有薦獻太廟則爇香而已大禮必簡所以尙嚴也 乙卯以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竝兼權樞密院事時庾自桐廬還行在與求乞交割密院職事與庾兼權帝顧趙鼎曰樞密非故也自五代時以郭崇韜爲使國朝因而不改故三省樞密院分爲二途仁宗朝富弼

倫諫官時陝西用兵弼議乞今宰相兼樞密院自呂夷
簡始也臣旣以宰相兼治院事而參知政事之臣竝令
兼權則事歸一體前人謂樞密院調發軍馬而三省不
知三省財用已竭而樞密院用兵不止此誠至論往時
三省樞密院不同班進呈是以事多不相關白然朝廷
論議豈有帷幄二三大臣不與聞者 丙辰詔襄漢州
軍先因盜賊并僞齊占據日劫掠殘殺等罪一切不問
元劫人見在者許其家經官識認驗實給還卽撫定後
來再有犯者令所屬治罪 尙書兵部侍郎兼史館修
撰王居正言四庫書籍多闕乞下諸州縣將已刊到書

板不拘經史子集小說異書各印三帙赴本省係民間者官給紙墨工價償之從之 丁巳武功大夫川陝宣撫司後軍將牛皓與金人遇於瓦吾谷死之時右都監完顏杲與熙河經畧使慕容洵欲攻秦州宣撫副使吳玠遣諸校分道伺敵皓行至瓦吾谷與金將呼善遇皓所部步卒不滿二百乃下馬與戰謂其眾曰吾所以捨馬者欲與若等同死也敵見皓異於它人欲招之皓罵而死承信郎高萬旋馬復戰遂與武功大夫熙河路部將任安宣撫司隊官忠翊郎秦元承節郎薛琪張亨皆死於陳敵曰真健兒也後贈皓安皆翊衛大夫官其家

五人贈元亨三官錄其子 乙未故迪功郎李東贈官
教郎官一子東監楚州軍資庫金人南侵被害故也
辛酉都督行府奏招捕水賊楊太等約束時張浚以建
康東南都會而洞庭實據上流今寇日滋壅遏漕運格
塞形勢爲腹心害不去之無以立國然寇阻大湖春夏
耕耘秋冬水落則收糧于湖寨載老小子泊中而盡驅
其眾四出爲暴前日朝廷反謂夏多水潦屢以冬用師
故寇得併力而我不得志今乘其怠盛夏討之彼眾旣
散一旦合之疲於奔命又不得守其田畝禾稼蹂踐則
有秋冬絕食之憂黨與攜離方可招來乃以便宜命荆

潭鼎澧岳州將逐寨出首人多方存恤首領申行府授
官餘人給以閑田貸之種子又命湖南安撫司統制官
任士安以兵三千屯湘陰保護湘江糧道統制官郝景
屯橋口王俊屯益陽舊縣吳錫屯公安崔邦弼屯南陽
渡馬浚步諒畱潭州其鼎州官兵令程千秋分撥緊要
屯駐應諸校招收致人數比附出戰獲級例推賞其招
收人報所屬給種授田務令安業候黃誠楊太周諱公
參了日當議蠲免租稅補授官資仍給黃榜下任士安
軍及岳潭鼎州撫諭 保義郎唐開特換右迪功郎開
獻國朝會要三百卷詔進一官自言本諸生故有是命

癸亥降授神龍押衛四廂都指揮使建武軍承宣使
神武前軍統制王瓚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初帝在
平江侍御史張致遠疏論瓚乖繆乞同主將召歸帝納
其言命瓚全軍駐鎮江府而以新兵赴行在既至乃有
是命 金改葬太祖於和陵 丙寅右僕射張浚至鎮
江召韓世忠諭上旨使舉軍前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
欣然承命浚遂至建康撫張俊軍至太平州撫劉光世
軍軍士無不踴躍思奮浚以諸路軍馬所用錢糧當從
督府總制故悉以上佐兼之行府關三省指揮自此始
丁卯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王瓚提舉江州太平

觀免辭謝初玢旣除騎帥而侍御史張致遠奏玢之罪惡不在辛企宗下右司諫趙鼎復奏玢無武藝不閑戎律偶緣遭遇濫竊兵權建炎間爲河東經制敵騎將至乃擁兵自衛避地入蜀使川陝之民間風震恐陛下貸而弗誅責其後效而玢不務循省以贖前愆方杜充之守建康也玢聞敵至不復應援而引兵先遁直趨閩中其罪一也方扈駕離永嘉也玢持軍無律不能統御而致潰散爲盜毒流東南其罪二也及出師討楊太曠日持久攻取無策而崔增吳全之軍遂致陷失其罪三也比詔回軍鎮江中外欣悅皆謂陛下必欲正其罪狀重

實典憲今玃以輕騎造行朝曾未數日忽有侍衛馬軍之命士論滋不能平邇者陛下以諸軍捍江有功旣優加賞典今玃有罪獨置而不問是有賞而無刑恐非所以示勸懲也乞斷自聖意重加竄斥玃聞亦奏辭新命乞在外官觀乃詔權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邇順兼權馬軍司公事而以玃兵萬五千人隸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後三日又從玃奏罷軍職 己巳參知政事孟庾言準敕差提領措置財用今乞以總制司爲名專察內外官司隱漏違欠行移如三省體式應本司措置事件依例進呈詔關申尙書省仍鑄印以賜諸路係省錢出入

舊經制司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其十上供其十三州縣及漕計支用庾請增十錢又請收耆戶長雇錢抵當四分息錢轉運司移用錢勘合朱墨錢常平司七分錢茶鹽司袋息等錢又收人戶合零就整二稅錢免役一分寬剩錢又收官戶不減半民戶增三分役錢又收常平司五文頭子錢竝令諸州通判諸路提刑司拘催其後東南諸路歲收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而四川不預焉大凡東南諸路經總二司錢歲收一十四百四十餘萬緡四川歲收五百四十餘萬緡是日經筵開講自帝視師輟講讀至是復之壬申詔右承奉郎徐度

令中書舍人試策一道左迪功郎胡理左朝散郎主管
江州太平觀錢棻新授太常博士張宦竝召試館職左
朝奉郎新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汪愷左承議郎新
通判潭州王棠竝與陞擢差遣度處仁子宦守兄也士
以十科薦用者自此始 三月甲戌朔建武軍承宣使
提舉江州太平觀王璣降授濠州團練使 己卯淮西
宣撫使劉允世兼太平州宣撫使淮東宣撫使韓世忠
兼鎮江府宣撫使 辛巳以戶部尚書章誼兼權工部
尚書 癸未詔殿前馬步軍司各據見管兵數權行排
置指揮初禁衛諸軍遇赦轉員其法甚備自中原倣擾

軍營紛亂排轉不行時諸將所總歲歲奏功而宿衛親兵久無陞遷之望左僕射趙鼎請據三衙見管人數彷彿舊例立爲轉員之法乃詔諸班直將校親從親事官各依條排轉一資三司將校亦與轉行時殿前司有兵九百餘人馬步司各六百餘人而已 甲申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大軍發鎮江世忠將行帝賜手劄曰昨因敵退議者以經理淮甸爲言人多憚行卿獨請以身任其責朕甚嘉之翼日趙鼎言世忠已過淮南乞遣中使撫問帝賜世忠銀合藥且以手劄勞之曰今聞全師渡江威聲遐暢卿妻子同行否乍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

有所須一一奏來也時山陽殘弊之餘世忠披荊棘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其夫人梁氏親織薄爲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燕會俾爲婦人粧以恥之軍壘旣成世忠乃撫集流散通商惠工遂爲重鎮

乙酉侍御史張致遠權尙書戶部侍郎 辛卯起復

祕閣修撰淮東宣撫使司參謀官陳桷言瀕淮之地久經兵火官私廢田一自千里連年旣失耕耨草莽覆蒼往地皆肥饒臣願敕分屯諸帥占射無主荒田度輕重之力斟酌多寡給所部官兵趁時布種或倣陝西弓箭手法從長區處因地土所宜種麻粟稻麥一切聽之無

問稅租力耕之人添破糶米朝廷逐旋應副耕牛之費
諸帥計置種子將來盡還其價不特入糧可以足辦如
飼馬芻秣之用亦皆需然矣仍乞委自都督府選官兼
總其事令親到逐師與主帥熟議俟上下情通然後行
之每軍就令統制統領官管認監督近上謀議官領之
收成受納之日同認所得之數并隨時價直具申都督
府籍記支還價錢以金銀見錢品搭級降將逐司所得
除一歲合支數外餘就令封樁爲儲積之計詔關都督
行府 甲午趙鼎奏近久雨恐傷苗稼欲下臨安府祈
請孟庾沈與求曰多雨天氣久寒蠶損甚眾帝曰朕見

令禁中養蠶庶使知稼穡艱難祖宗時于延春閣兩壁
畫農家養蠶織絹甚詳元符間因改山水 丁酉復移
浙西安撫司于臨安府以駐蹕之地理宜增重事權故
也徽猷閣直學士知臨安府梁汝嘉兼兩浙西路安撫
使徽猷閣待制知鎮江府沈晦兼沿江安撫使試尚書
吏部侍郎兼侍讀鄭滋與權戶部侍郎張致遠兩易
癸卯移鎮江府權貸務都茶場于眞州 夏四月丙午
檢校少保武泰軍節度使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郭仲
荀來朝 丁未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洪州觀察使金
均房州鎮撫使川陝宣撫司參議王彥知荆南府充歸

陝州荆門公安軍安撫使先是彥聞帝親赴軍前乞提
兵入援不許會張浚以都督視師湖南乃召彥赴府議
事至是令彥留所部三千人戍金房餘悉與俱乃歸荆
南舊治其合用錢糧令行府于湖南江西那移應副

召荆南鎮撫使解潛赴行在靖康中潛爲河東制置副
使辟趙鼎幹當公事故鼎薦用之於是諸鎮撫使盡罷
矣 戊申尙書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張鉅奉太
廟神主自温州至行在 戊午奉安太廟神主參知政
事孟庾爲禮儀使每室用特羊八盞豆蓋權禮也 詔
福建廣東帥臣措置團結瀕海居民爲社擒捕海賊時

寶文閣直學士連南夫論海寇之患謂國家每歲市舶
之入數百萬今風信已順而舶船不來聞有乘黃屋而
稱侯王者臣恐未易招也願令委州縣措置團結瀕海
居民五百人結爲一社不及三百人以下附近社推材
勇物力人爲社首其次爲副社首備坐聖旨給帖差捕
蓋濱海之民熟知海賊所向今聽其會合如擒獲近上
首領許保奏優與補官其誰不樂爲用乃下張守曾開
相度如所請 已未詔鄉村五保爲一大保通選保正
于免役令中去長字始改紹聖法也先是言者以爲役
法行之歲久積至大弊鄉村鄉保正長最爲重役不專

取物力薄厚而兼用人丁多寡不通輪一鄉點差而但取逐甲人戶官吏貪濁差募之際富者以賄賂幸免貧者以誅求受害被役一次輒至破產民巧爲規避遂有父亾母嫁兄弟析產求免役次非惟重困民力以虛邦本亦將有傷民教以壞風俗乞下有司稍革舊法專用物力及通輪一鄉差募保正長凡官吏因役事受財者重示懲誡又進士上書竊觀方今害民之法無如保甲之弊願更去保甲法復申元祐之制行戶長之法故有是旨仍許今後差物力高下單丁每都不得過一人卽應充而居它鄉別縣或城郭及僧道並許募人充役官

司母得追正身餘如見行條法時祠部員外郎林季仲
亦奏乞總一鄉物力次第選差其單丁許募人充役于
是頗採其說焉 庚申詔韓世忠紀律嚴明岳飛治軍
有法竝令學士院降詔獎諭時世忠移屯淮甸軍行整
肅秋毫無犯飛移軍潭州所過不擾鄉民私遺士卒酒
食卽時償直帝聞之故有是詔 丙寅金主聞昏德公
以甲子日薨遣使致祭及賻贈致異宋史徽宗紀倫四
月甲子崩於五國城繫
年要錄亦倫甲子金史倫丙寅金史蓋致祭之日在丙
寅也今合書之東都事畧倫四月乙未要錄引拾遺倫
正月二十五日 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通問副使修武
郎朱弁同在燕山間上皇崩議舉哀制服弁欲先請朴

日吾儕爲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又何請設不見
許可但已乎遂服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弗問并有送
大行文畧云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
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洒冰天洪皓在冷山
聞之北向泣血遣同使者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
寺伦功德疏云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於秦牢新廟游
衣冠招魂漫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
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而嘔血金人讀之亦爲墮
涕相傳誦焉是月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卒年八
十三起居郎兼侍講朱震言時學有本原行無玷缺進

必以正晚始見知其撰述皆有益于學者詔有司取時
所著三經義辨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後謚曰文靖時
尙書左僕射趙鼎素尊程頤之學一時習者皆聚於朝
然鼎不及見頤故有僞稱伊川門人以求進者亦蒙擢
用 丙子直祕閣知潯州范直方行尙書刑部侍郎

五月辛巳忠訓郎閤門祇候何蘄特遷修武郎赴大金
國軍前奉表通問二使賜金帶一裝錢千緡官其家三
人蘄灌子也時右僕射張浚奏遣蘄至雲中見金帥故
有是命 甲申尙書禮部侍郎兼權兵部侍郎
張浚至潭州初浚自建昌西上而密副都承旨沿江

制置副使馬擴自武昌召歸乃以爲都督行府都統制
浚行至醴陵獄囚數百人盡楊太遣爲間接者安撫使
席益傅致遠縣囚之浚召問盡釋其縛給以文書俾分
示諸寨曰今旣不得保田畝秋冬必乏食且餓死矣不
若早降卽赦爾死數百人歡呼而往浚至長沙賊首黃
誠周倫先請受約束然誠等屢殺招安吏士猶自疑不
安浚遣制置使岳飛分兵屯鼎澧益陽壓以兵勢賊大
驚遂定出降之計 詔中書舍人胡寅論使事辭旨剴
切詳明浚得論思之體令學士院賜詔獎諭 金左副
元帥宗輔行次嬀州薨年四十宗輔魁偉尊嚴人望而

畏之先是太祖征伐四方諸子皆總戎旅宗輔常在帷

幄及代宗望爲副元帥平河北遂取東平及徐州繼又

定陝西五路所向有功後追封潞王諡襄穆（攷異）繁年

輔之攷載在六月誤也今從金史倫五月甲申宗輔妃富察（舊）倫蒲氏其母卽

太祖之妹也次妃李氏生子袞教之有義方嘗密謂所

親曰吾兒有奇相貴不可言李氏性明敏剛正有決言

不妄發女直舊俗婦女寡居宗族接續之至是宗輔薨

李氏乃祝髮爲比丘尼歸遼陽營建清安禪寺別爲尼

院居之號通慧圓明大師已丑參知政事兼權樞密

院事提領措置財用孟庾進知樞密院事戊戌左朝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十五

散郎主管華州雲臺觀王灌充川陝宣撫使司義軍事
用吳玠請也 是日岳飛至鼎州城外置寨列艦飛素
有威望而軍律甚嚴乃遣潭州兵馬鈐轄楊華入賊營
招降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
理遂降飛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
功封侯豈足道欲遣子至湖中視可乘者擒之可勸者
招之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
張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溪機何可易言益慚而止
時大旱湖水涸如涸冬賊益懼 是日詔殿前司軍人
與百姓相犯竝送大理寺根治 六月甲辰洞庭賊楊

欽將所部三千人詣岳飛降初張浚至長沙親臨湖以觀賊勢疑未可攻會召浚還朝謀防秋之計飛至潭州袖出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畱否八日可破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故難若因敵勢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而後以王帥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賊浚許之先是湖南統制官任士安王俊郝晟等領兵二萬餘不稟王玘號令遂至於敗及飛始至鞭士安以折其氣使爲賊餌令曰三日不能平賊皆斬先揚言岳太

尉將二十萬兵至矣及是止見士安等軍賊併力拒之
三日飛乃以大兵四合一戰破賊眾殆盡乘其舟以入
水寨欽等迎降欽在賊中最悍所至常先諸賊楊太恃
以爲強飛厚待之賊愈喪氣浚承制授欽武畧大夫

乙巳名新歷曰統元 辛亥廢蘄州羅田廣濟二縣竝
爲鎮 癸丑詔曰聞諸路久愆雨澤繇朕不德致使亢

旱雖恐懼修省思所以答譴戒弭天災尙慮州縣違戾
詔令重擾吾民致傷和氣除稅租和預買及應副大軍
之外應干科敷催驅等事曰下竝罷仍仰州縣具其所
罷名件申尙書省 荆湖制置使岳飛破湖賊夏誠飛

既降楊欽率統制官牛皋傳選王剛乘勝擊攻水寨賊將陳瑄劫僞太子鍾子儀船獲金龍交牀與龍鳳簾等詣飛降楊太窮蹙赴水牛皋擒斬之餘黨劉衡等相繼皆降飛入水寨殺賊眾殆盡惟夏誠寨三面臨大江背倚峻山官軍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至是飛親往測其淺處乃擇善罵者二十人夜往罵之且悉眾運草木上流賊聞罵聲爭擲瓦石擊之草木爲瓦石所壓一旦填滿飛長驅入寨遂執誠果八日而湖寇悉平浚嘆曰岳侯神筭也初賊恃其險曰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 甲寅尙書左僕射趙鼎知樞密院事孟

庾參知政事

丁巳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兼史館

修撰兼侍資善堂翊善范冲言伏見和靖處士尹焞誠

明之學實有淵源直方之行動應規矩舉以代臣允懽

公議詔川陝宣撫司以禮津遣赴行在焞避難長安劉

豫以玉帛招之焞卻幣奔蜀居于涪州帝聞其賢故召

湖寇既平得丁壯五六萬人老弱不下十餘萬張浚

夏易郡縣姦賊吏宣布寬恩命岳飛進軍屯荊襄以圖

中原浚率官屬泛洞庭而下

攷異張浚行狀云湖中賊寇盡平老弱不下二十萬

而日歷云降賊之萬七千戶不言人數繫年要錄云不下十餘萬蓋得其實

時淮東宣撫使

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已立功而飛以列校拔起

世忠俊不能平飛皆屈已下之數通書俱不答及飛破
楊太獻樓船各一兵徒戰守之械畢備世忠始大悅而
俊益忌之 癸未趙鼎奏甘澤應祈乞御常膳帝曰朕
累日寢食不安者豈特爲國無儲蓄而望歲之心甚切
兼恐歲饑民貧起而爲盜朝廷不免遣兵討定殘殺人
命亦天道之所宜憫也 是月汴京地震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十五